

安徽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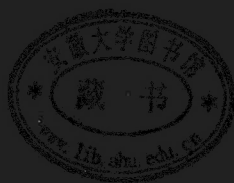
苏青小说选

结婚十年
续结婚十年
歧途佳人



安徽文艺出版社

苏青小说



(皖)新登字 04 号

苏青小说选

于青 静思 编

责任编辑:刘 哲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 刷:休宁县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6·875

插 页:2

字 数:420000

版 次: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标准书号:ISBN7-5396-1277-O/I·1177

定 价:13.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以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编者前言

苏青，浙江宁波人，上海沦陷时期的女作家。本名冯允庄，早年发表作品时，署名冯和仪，后以苏青为笔名。

半个多世纪以前，在沦陷的上海滩，她曾和张爱玲“珠联璧合”，红极一时。但也只红了很短暂的几年。随后，其人其作，遁然而失。所以，于当代读者，她便只剩下陌生。

用陌生眼光去读苏青，便不同于她的同时代人。在长满青苔的过去中，她坦白的文字有一种咄咄逼人的热烈，就像春节雪地中纷纷飞落的鞭炮纸屑，红得耀眼，亦红得喜气洋洋。苏青是喜欢热闹的人生的。比如：枯卧病榻时，便有朋友持鲜花、水果前来探望；忙碌之后的闲暇，三五朋友小聚，喝茶聊天，自己动手做点心，孩子是聪明的，丈夫是伟岸体贴人的。……然而，“红颜命薄”，她的生活境遇并不尽如人意。很年轻的时候，她便和丈夫离异了，一个人拖着几个孩子，举步维艰，不得不卖文为生。她把她的苦恼，她的委屈，她身为女人——做母亲、做妻子、做职业妇女的种种经历和感慨，一古脑儿倾泻在她的散文和小说中，又仿佛并不注重技巧，信笔由缰，怎么想就怎么写，坦率而真诚。她的文并非只是一腔哀怨的哭诉，更多的则是做事谋生的热忱。所以，她不同于那些“君临”读者的作家，多一份贴近常人的亲切，多一份与普通大众的沟通。在当

时大都市狭窄沉闷的生存环境中，苏青的小说和散文无疑给了读者某种排解和安慰。因此，她很红，风靡大街小巷。她的散文集《浣锦集》一版再版，乃至印了十几版，她的小说《结婚十年》也一时洛阳纸贵。

苏青的“文”快乐而热情。人亦如此。但即便是在她最红的时候，她也遭到许多非议。也许因为她所写的多是男男女女之间的小事情，比如带有很强自传色彩的《结婚十年》，将恋爱、结婚、养育孩子，一般女人大多都要经历的生活内容，琐琐碎碎，细细道来。女人写女人，坦白而又无顾忌，其“大胆”为当时世人和传统所不容。

和张爱玲一样，苏青涉笔的范围很狭窄，只限于家庭与男人女人之间，多写的是个人情感。因为题材狭窄，故下笔深入，苏青把那狭窄世界中种种细微的情感与思索，敏锐地推到读者面前。单是那些文章的篇名，就足以引起一般读者的驻足张望。比如她的小说：《歧路佳人》、《结婚十年》等等。在别人不以为意的小题材里，苏青热烈、豪爽地营造出一个具有强烈个性的天地。苏青的文字虽然坦白而坦诚，但并不像注满清水的游泳池，一眼见底，一览无余。苏青的清彻好像柳暗花明又一村，给你一个清新的回味，亦或热烈的企盼、愤慨的沉思，让你再接着往下想。

五十年代初期，苏青正值盛年，却不再有文字见诸于报刊。董桥先生在追悼另一位作家徐訏时，用了一个很别致的篇名：满抽屉的寂寞。很忧伤的叹息。在苏青没有文字发表的后半生里，不仅仅只是守着满抽屉的寂寞了。几年前的《随笔》杂志上，曾有蔚明先生的一篇散文，以很哀伤的文字，叙说了苏青红极一时后的沉默，沉默后的折磨与坎坷。苏青是1982年冬天离开人世的，不治而终。她在生命的后半段里一直很寂寞。在给老友的信中，她说：“寂寞惯了，心境很舒服。”又说：“我家的芙蓉、菊花也都有花蕾了，快要开了。这些花是我生命末期的伴侣，我并不悲观，只是安心等待上帝的召唤，……”其平淡与她曾经的热烈、快乐、豪爽，相去甚远，

似乎只剩下水墨画中的黑与白，一派萧条。甚至，她想得到一本她自己的书——《结婚十年》，以安慰晚境的凄苦竟也求索无门。最后，还是在几位朋友的几经周折的努力下，才得到一本复印本。那复印本不知给她的是什么样的感受——不说也罢？

沧海桑田。真仿佛张爱玲笔下的绵长——几十年前的月亮已经落下去，几十年前的故事却还没有完。随着飘零异乡的张爱玲再次被国内读者喜爱之后，被遗忘的苏青正慢慢回到读者中。为此，我们将她在艺术顶峰时期的三部长篇小说合为一卷，以飨读者。

编 者

1994 年 11 月

目 录

编者前言.....	1
-----------	---

歧途佳人.....	1
-----------	---

结婚十年.....	139
-----------	-----

续结婚十年.....	319
------------	-----

附录

我看苏青(张爱玲).....	506
----------------	-----

谈谈苏青(胡兰成).....	520
----------------	-----

一个女作家的沉浮(蔚 明).....	524
--------------------	-----

歧途佳人

目 录

一	邂逅.....	5
二	姊姊在青岛	10
三	其言也善?	16
四	海滨谈话	22
五	我的家庭	27
六	小英雄	31
七	同乐会中	36
八	一念之差	41
九	终身误	47
十	鸣斋先生	53
十一	所谓良人	59
十二	侯门如海	64
十三	宴公馆	69
十四	误入歧途	74
十五	还我自由	80
十六	痛苦的回忆	85
十七	欺人还自欺	90
十八	监狱内外	96
十九	悔不当初.....	101

二十	小事化无事.....	107
二十一	以怨报德.....	112
二十二	心猿意马.....	119
二十三	孤注一掷.....	125
二十四	前途茫茫.....	131
二十五	?????	136

一 邂 逅

海平轮启碇了，我发现第十三号官舱里只有两个女客，一个是我，另一个乃是穿着黑绸旗袍，肉色玻璃丝袜，白麂皮高跟鞋的少妇。这时候她正闭目装睡，因此我得仔细打量她一番：她生得可是不难看，一张薄薄的瓜子脸，颜色苍白如象牙，下巴尖尖的，端然托着那只娇小玲珑的嘴。她的唇上浓浓抹着口红，因此鲜艳如玫瑰。脸的当中是一条高而挺直的鼻梁，犹如白玉茎。眼睛闭着虽然瞧不出什么来，但是蛾眉淡扫，宛若古装仕女画中人，惟一摩登化的地方便是她的两排浓密乌亮的长睫毛，齐齐整整地向外卷，却又不时一闪一闪在跳动，因此知道她其实没有真睡着，大概是因为怕烦扰，这才独自假装睡的。

不久，茶房来请吃晚饭了。她微微睁开眼睛说声：“我不要吃。”茶房以为她也许是吃长斋的，便告诉她说素菜也预备着哩。她似乎感到不耐烦了，连连挥手说是：“吃不下。”说毕仍自闭目装睡。啊！这次我可看清楚了她的眼睛，是大而圆的，黑白分明，像一颗灿烂的乌宝石嵌在水晶球里，光彩逼人。她的一瞥像流星掠过天空，不肯稍逗留，虽然我的脚步已经跟着茶房出去，但是心里只怅惘，仍在思量这神秘美妙的一切。

等我吃完晚饭回舱时，她大概是真睡熟了。她的身躯侧向里卧，显得腰肢是如此细瘦，蜷曲着，像一个快要中断的S字母。我不能想象她明天袅娜地走出舱门时，给海风这一吹，是否会摇摇欲折断？一个女人有如此好身材，若肯去做舞女倒是相宜的，她可究竟

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自始至终沉默着，令人难以猜测。

我如此想了一会，又看了一会小报，也就和衣入睡了。

当我被臭虫咬醒的时候，看见她已经不在对面床铺上了，而我所看过的几张小报却给移放在那边，想是她醒来已久，拿去看着解闷的。八月天气，舱里仍显得闷热，我想到船尾去站立一会，迎风看月亮，不料走近那面，却见她已先自倚靠在栏杆上，怔怔的望着天空哩。

于是我越起着不知是否应该走上前去。她似乎也觉得了，悠地里回过头来，我只好似笑非笑的算是向她招呼。

“不睡了吗？”她先开口问我。

我就上前去，在船边与她并肩站定了答道：“舱里怪闷的，所以我想出来吹吹风。”说毕大家也就在没有话讲，我犹豫片刻，只好与她稍站开一些，各自眺望着横在前面的大海。

夜已深沉了，海水呈深蓝色，只自无尽无休地奔流着。在极远处似乎有一条黑痕，那可不是岸，乃是水与天的交合线，上层是浑浑沌沌的气，下面是浩浩荡荡的水。啊！我可忽然想到了月亮。中秋节快要到了，天空尽管模糊不清的，乌云，白云，灰色的云都混杂地飘浮在一起，月亮给遮没了，只有几颗小星若有若无地，在点缀这凄凉的夜，我不禁轻轻叹息了一声“唉”！

她忽然在旁边笑了起来，牙齿很细很白的。大概已经偷窥我多时了吧？我到底脱不掉文人习气，处处显露出自作多情善感样子，想起来倒有些不好意思。

半晌，我只得讪讪对她说：“我刚才是想这宇宙之大……”说了半句，自己又觉得未免太文绉绉了，赶紧止住不说下去了。

不料她却似乎感到什么兴趣似的，逼着我说道：“你倒颇有诗人气质。宇宙之大……哈哈，其实我们所看见的宇宙之大与我们所知道的宇宙之大还是相差得太远了。我们的眼光都很短，所谓一望无际，其实也不过几十里远罢了。”

我默然不答，心中暗自感慨，她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是知识分子，当然。那么她究竟是读文学的？哲学的？——还是有些神经不正常的？

“你是……你是读过文科的吧？”我嗫嚅着问。

她笑答道：“不，我没有进过大学，我是随便乱看书的，我愿意相信科学。你对宇宙之大也许是看做神秘，因此发感慨，但我却知道我们所处的宇宙乃是一个星辰的集团，地球不过是太阳系的一个行星罢了……”

我听着不禁瞧了她一眼，只见她秋波欲转，似乎很有些得意的样子，心想你莫非当我是一个小学生在讲解吧？但是她却似乎不在意，只管说下去道：“地球与太阳的距离是九千三百万零五千哩。太阳系最外的行星是冥王星，据说与太阳的距离比地球与太阳的距离要远 40 倍，那就是三十七万万又二千零二十万哩远哪，你想我们这个太阳系又是多么的大呀。”

我冷冷的说声：“你的记忆力可真是不坏。”

她笑道：“是呀，但我所讲的还不过是地球与太阳之间呀。太阳虽比地球大至十万倍，但也不过是银河系中一千万万个恒星之一罢了，而且比较起来还是非常渺小的。全银河系的直径约有 20 万光年哩。——这个不能用哩来计算，只好采用光单位，一个光年是六万万哩。——除此之外，宇宙之中还有 30 万个类似我们的其它银河，每一个银河间相隔距离约为 150 万光年。……”

我心里不禁暗暗烦恼起来，悔不该跑出来同她瞎攀谈的，半夜三更，放着觉不睡，谁又耐烦来听她背诵地理教科书呢？也许她的神经方面真是有毛病，因此只得继续敷衍她说：“那银河系真是大极了，大得不可思议。”她听着粲然一笑，似乎也有些料到我的心思，但仍恶意地接下去说：“还不仅如此哩！这些众银河之间又因相互关系而成更大的体系，即所谓超银河系，超银河系约有 40 多处，更有人说有 3000 多处之多。简单来说，我们的机器眼截到现在为

止，所能观测到的宇宙空间的体积，已有五万万光年的直径范围。然而这还不过是人类所已知的宇宙，也即是所谓实际上存在的宇宙；我们当然还可以把宇宙想象得更大……”

我想：你的“大”话说得也差不多了吧？于是便打断她道：“但是无论如何，诚如爱因斯坦所云，宇宙虽无边际却总是有限的吧。”

“我们也不能一直相信爱因斯坦下去呀，”她睁大眼睛急急地说：“爱因斯坦不一定永远会对下去。他将不存在，他与他的学说也许统统都消失了。啊，人是会消失的，会不存在的，譬如说我的姊姊吧，她就快要……”她的语声忽然转悲切，凄然而止。我心里很想追问她的姊姊究竟快要怎么样了，却又觉得不应该管人家私事，只得含糊地应一声：“嗯”。

这样大家就沉默了许久。我的眼睛呆望着拖在船尾的一条长绳。那绳是飘浮在海面上的，迎浪蜿蜒而来，远处仿佛还系着什么东西，却又瞧不清楚。她见我呆瞧着似乎不懂，便又抓住了谈话机会，凑近前来告诉我说：“这是计程用的。你瞧，船边还有一个表哩。啊，我们离开青岛已有这么多 mile 了，明天下午就可以回到上海啦。”她一面讲解一面把计程表上所指的哩数指点给我看。但见我似乎并不感到怎样兴趣，她只得又改变话题说：“你是上海人吧？”

“不，我是宁波人。”我懒洋洋地答：“不过住在上海已有 12 年了。”

“在上海教书吗？”她估计我的职业是教书，我本想含糊答应一声，但又讲不惯谎话，便只好照实说：“不，我……我是胡乱写几篇文章的。”说了以后不禁脸红起来。

她的眼睛睁大了，好像完全出乎她意料之外，却又非常感到兴趣地问：“恕我冒昧，可以请教你的尊姓大名吗？”

我真想不到她在日间是如此沉默寡言，而在此却又会喋喋不休地同我讲下去的，我后悔刚才不该对她说出自己是写文章的人，但是事已至此，只好赧然回答：“我叫做苏青。”说了，又恐怕人家未

必会知道我，便赶紧解释：“苏是苏州的苏，青是青天白日的青。”

她似乎想了一想，便惊讶地问：“啊，就是写《结婚十年》的苏小姐吗？”

我觉得心里的一块石头放下来了，果然自己的大名是妇孺皆知的，便不免稍带些得意的心情来谦虚两句：“写得不好，怪丢人的。”

她这下子可兴奋地笑了，知道我对她刚才的谈吐态度一定有不满意的地方。她就解释说是自己恐怕有些精神变态，有时很爱静，有时却又感到寂寞起来，喜欢同人家搭碴，而且还要开玩笑，故意说得人家不耐烦的。“刚才我同你讲了一大套银河系超银河系的话，你是觉得很可笑，同时心里也讨厌我吧？”她说。

我笑了一笑，心想你倒居然也有自知之明，但毕竟不便告诉她说是我真有些不耐烦的意思，只好敷衍道：“哪里的话，我倒着实钦佩你的记忆力不坏哩。”

她忽然叹一口气说：“不是我的记忆力好，是因为我感到无聊，常记着这些东西玩的。我的生活……真是一言难尽！”

海，横在我们面前的，仍是茫茫大海。

我说：“我们还是回到舱里去谈谈吧。”

她答道：“好的，苏小姐，我要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你，你也许可以写一本小说呢。”

下面便是她所说的经过。

二 姊姊在青岛

她说：

我姓符，名字叫做小眉。我没有兄弟，只有一个姊姊叫做眉英的，现在青岛养病。在青岛养病，听起来该是句颇阔绰的话吧？何况我姊姊患的是肺结核症，据说应该在青岛这种美丽的地方去疗养的，可惜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她去青岛已有两年多了，虽然是抱病去的，却并非为着疗养的目的，她在 S 大学当讲师，为的是赚钱维持生活。不料到了那边，这病仍一天深似一天，起先还勉强支撑着去授课，后来自然非请人代庖不行了。直到三个月前的某天，她忽然又大量咯血了，校方看着她不行了。叫她正式辞去职务，但仍予她以方便与帮助，叫她搬到 S 大学的附属医院静心医治。

她的病重的消息起初不敢通知母亲。母亲住在 A 城，年老身衰了，还替我带着两个女孩子，家里田租的收入不够维持生活，大部分都是靠我在上海“混”了几个钱来津贴家用的，姊姊这次进医院的时候，不但吐血，而且右足剧痛，腿以下是碰都碰不得的。右屁股上又生了一个疮，流脓不止，疮口有莲子碗般大小，据说这种东西其实不叫做疮而叫做漏，漏脓到死为止，是永远治不好的。至于腿痛的原因呢？她起初写信告诉母亲说是“风湿症”，后来又说是“关节炎”，直到我这次到青岛以后，才知道也是结核菌在作祟，医生用 X 光照过了，证明是骨髓结核。

在青岛照料她的是堂兄世材夫妻两个。世材哥现在青岛银行做事，他的太太每天烧饭洗衣服，只有一个儿子在大学念书，入的